# 纳西情殇

和凤琼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和凤琼，女，纳西族，1974年生，丽江市古城区束河普济村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妇女工作多年，现供职于丽江市玉龙县政协。

NAHKIELEGY ROF LOVE

# 纳西情殇

和凤琼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西情殇 / 和凤琼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2-12168-3

Ⅰ. ①纳… Ⅱ. ①和…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453号

**责任编辑：文艺蓓　刘　焰**
**整体设计：丽江市民族艺术协会**
**执行设计：刘芮霖**
**民俗顾问：杨国清　和仕勇　和秀琼**
**责任校对：陈春梅**
**责任印制：洪中丽**

| | |
|---|---|
| 书名 | 纳西情殇 |
| 作者 | 和凤琼　著 |
| 出版 |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 邮编 | 650034 |
| 网址 | http：//ynpress.yunshow.com |
| E-mail | ynrms@sina.com |
| 开本 | 787mm×1092mm　1/16 |
| 字数 | 230千 |
| 印张 | 24 |
| 版次 |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印刷 | 云南博多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
| 书号 | ISBN 978-7-222-12168-3 |
| 定价 | 45.00元 |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那一刻，仰望苍穹，玉龙已在九重天；俯卧净土，魂魄已归第三国。

一个老东巴，他敲着古老的法器，开始召唤我的灵魂——“窝热热，窝热热……”

于是，我擎起未烬的火把，沿着祖先的足迹，开始魂归……

路上，我不再是我，文字也不再是文字，只有流淌在脉搏里的血液奔流不息的声音在巨响……

Al chee kaq, ngeq mee gv teiq liuq mei, haiq ngv lv tee jiq zhul lei jju seiq; ngeq lee bbvq teiq liuq mei, nge gge hhoq hei chee a pv zzee keeq lei tv seiq.

Do bbaq al lo ddee gvl chee, kua teiq tei yi, zer lerq aq ddol yil, jeq teiq biuq bbei, ngeq gol bvl neiq seiq——“We ssei sseiq  We ssei sseiq”

Hueq zeel, ngeq chee teiq dal rhee neiq gge mi chee tvq lvq bul yil, aq pv zzee nee jji jji gge ssee ggv chee keeq loq nee, jji neiq sseiq……

Ssee ggv loq jjuq chee kaf seil, ngeq chee ngeq me waq seiq, tei ee zziuq la tei ee zziuq me waq seiq, nge gge ggu mu gv gge sai chee hoq chee bberq dal bberq neiq seiq……

# 从故土仰望，便会看见天堂
# （代序）

陈洪金

丽江是一个让人迷醉的地方。它让人心驰神往，不仅仅是因为上天厚赐的山、水、城，更重要的是人，以及由人创造的文化。数千年来，不同的民族在这里迁徙、定居、融汇，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民族习俗；数千年来，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演变，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历史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丽江是一个时间和历史的大旋涡，在这里，充满了撞击、沉淀，同时也充满了新生和希望。面对这样的特殊条件，一个作家，居住在丽江，往往会创作出意想不到的佳作。长期以来，许多世居丽江的本土作家，植根于丽江这片土地，不论是回望历史、俯视现实，还是仰望未来、环顾四周，创作都会不经意地抵达不同的题材，产生各种各样的文学冲动，创作出层出不穷的精品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势条件，丽江总是不缺乏好作家、好作品。每一个历史时期，丽江这片土地上，都会诞生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在当下，纳西族女作家和凤琼，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诞生的优秀作家。

我对纳西族女作家和凤琼文学创作的认识，首先源于她的中篇小说《东巴咒女》，这是她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一个充满了纳西族历史厚重感、文化原质感和宗教神秘感的小说。当我

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从读者的角度，我为它所呈现出来的鲜活的民族元素、强烈的生存渴望、浓郁的人生忧伤、灵动的词语表达所打动；作为朋友，我为她创作出了这样一部质量过硬、特色鲜明的佳作而深感欣喜。她的第一部小说就如此出手不凡，让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我的身边，一位颇具实力的作家即将用她的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

此后，和凤琼用她的作品开始向丽江本土，向云南文学界突破与冲刺。随着《东巴咒女》在丽江市文联的《丽江》杂志上发表，并被云南省作家协会的《百家》杂志选载，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为她带来了相应的回报。再往后，和凤琼利用工作之余，在三年时间内又创作了几部中篇小说，都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她的作品，为她赢得了文学界的关注，作品不断在丽江市内外各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她也因此被丽江市文联选送参加了云南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班的学习，这既是一个难得的提升机遇，同时也是文学界对她创作实力的肯定和认可。最近，经过精心挑选，《东巴咒女》与《破茧之蝶》《木葬》《花华神》《神湖之殇》等作品一起，结集成为她的这本小说集《纳西情殇》。这是和凤琼的第一本个人作品集，它在申报丽江市哲学社会科学及重点文艺著作出版资助基金的过程中，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顺利地通过了初评和终评，成为2013年度被列入资助出版的15部作品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本书的高质量和高水准。

和凤琼的小说集《纳西情殇》里的作品，在结集之前，我都仔细读过。从整体上看，这五部小说，都写得非常成功。这些作品的成功，其实都有它们的共性。和凤琼的这些小说均取材于纳西族所生活着的丽江这片土地，作为一个纳西族女性作家，写自己

祖祖辈辈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地，写自己血液里流淌着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和凤琼的小说正是抓住了这个优势所在，把她的视角投向了她所深爱着的母族，以及她的纳西民族生活的丽江。由此她的小说，在地域设置上，以丽江为中心，以纳西族自古以来活动的区域为背景，以原生态的民间生活为素材，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纳西族本土特色的小说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我们看到了东巴、马帮、茶马古道、古镇、情死、蛊、玉龙第三国、跑婚、藏传佛教等具有浓烈的纳西族特色的元素。同时，和凤琼的小说，往往把叙述的时空放置到某个久远的时代，这又为她对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呈现找到了一段非常适宜的叙述平台。这样的历史背景的设置，由于纳西族的民族文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寄托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之上的，她在写作过程中的视角回溯，正好可以让她对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把握和理解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使得她的作品里总是散发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于是，我们在阅读她的小说时，除了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对作品里的各种人物赋予了纳西族特色、纳西族味道、纳西族印记，还可以体验到纳西族浓烈的宗教色彩、强烈的丽江地域特色、神秘的东巴文化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因此，可以说，在和凤琼的小说里，我们借助她的手，推开了一扇扇洞察与窥探纳西族历史往事和生活场景的窗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观察和凤琼和她的小说，便不难发现：她的母族丰富而奇特的文化内涵成就了她的小说，她的小说同时也为她的母族贡献了一个个性化的展示与呈现渠道，两者彼此依存。

和凤琼是近年来在丽江文学界迅速崛起的实力作家。作为一个祖祖辈辈居住在丽江的二十余万纳西族儿女中的一分子，和凤琼

跟她母族里的所有人一样，有着对自己的家园和母族浓厚而热烈的挚爱。正是因为这种与前辈作家们遥相呼应的特殊感情，和凤琼在她的作品凝结了她对家园和母族的个性化认识与体验，并把这些认识和体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她的作品里也就情不自禁地承接了前辈作家们对家园和母族进行不断深入的审视、辨别、赞颂、讴歌的传统。正是这样的一种承接，和凤琼与她的文学同胞们在丽江居守、在丽江写作，形成了纳西族文学源远流长的发展趋势，也造就了目前丽江纳西族门类齐全、队伍庞大、老中青三代交相辉映的作家队伍。和凤琼在文学创作中的迅速崛起，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时还承担着民族代言人的功能与职责。一个作家，当他把自己的创作源头指向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土地时，只要用心去体验、去发现、去创作，他的民族和土地必将会为他一步步走向成功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创作动力。因此，当我们看到和凤琼的小说不断面世，我们不难发现，和凤琼的创作，也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和特例，这其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借鉴性和参照性。她告诉我们：立足脚下的土地和身后的民族，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是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的绝佳路径。我坚信，在这条路上，和凤琼还会向我们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从故土仰望，便会看见天堂。”

# 目录


从故土仰望，便会看见天堂（代序） 序

东巴咒女 1

破茧之蝶 59

木葬 153

花华神 221

神湖之殇 327

# 东巴咒女

傍晚，母亲和我坐在古老的木桌前，默默地吃着晚饭。整个屋子很静，除了风吹过山坡的呜咽声，就只有我们娘俩的咀嚼声。两个单薄的女人，住在这么宽大的院子里，觉得空空的，连心也是。

房子很老了，随便开一扇门都能引起让人心惊肉跳的响动。穿过厨房笔直的走廊，就可以踏上足有三尺长的青石板，那是正房的阶梯，也是财富的象征。历经两百多年，所有楼梯都已经“吱吱”作响，仿佛在呻吟着时光的流逝。每天早上，踏着那些满载历史的楼梯，为祖宗们上三炷香，是铁定的家规。楼上的正中间，安放着我们家 13 代祖宗牌位。每天，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再把香插在香炉上，然后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牌位。当我看到“八世祖”的时候，我会停留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只留下两个女人的院子，正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八世祖”建造的。

## 一 寻 脉

“八世祖”是一个马锅头，但他的财富不是用那匹矮小的丽江马在茶马古道上踏出来的，而是缘于一次奇遇。

没有人知道他的发迹史，村里人只看到他跟着“依古堆”（丽江古称）著名的马帮，用那匹矮小的马驮去了一些土货，回来时两个箩筐空空。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去过，日子却奇迹般地好过起来。于是，方圆几十里传遍了各种关于他的传说。但是，没有一种猜想是正确的。

“八世祖”的奇遇在家人之间一代又一代隐秘地流传下来。听说，那一年“八世祖”刚好 36 岁。纳西人认为 36 岁的男人是不应该出门的，因为在这一年中，所有的事情都会不顺利，但是迫于生计，“八世祖”只好不信邪，还是跟着马帮出发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由 32 个身材魁梧的纳西汉子组成的马队行进在从德钦到丽江的茶马古道上，连续几个月的风餐露宿，再加上土匪和猛兽的威胁，每一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

“八世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旅途劳顿再加上连续几天的腹泻，让他不得不趴在了马背上，还好这次他换回的是一些比较名贵的药材，货物不多，不然人和马早就趴下了。马队走进了一片树林中，速度慢了下来。这时，“八世祖”感到肚子一阵剧痛，于是和前面的伙伴打了一声招呼，跑进了路边的树林中。为了行走方便，马锅头的裤子都做得很宽大，并用结实的麻绳来拴着，出门时所有的家当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腰间。当“八世祖”痛痛快快地在草丛中解决了问题，用手抓紧了裤腰正想拴麻绳，麻绳却掉在了地上。“八世祖”咒骂了一声，无奈地蹲下身子去地上捡。这时候，他看到正前方的草丛中好像有一个灰色的背影。虽然有点害怕，但他忍不住好奇心，慢慢地走了过去。没错，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赶马人，穿着马锅头的衣服，一块黑色的包头布拖下来遮住了他的脸，他一动不动地躺在草丛里，周围蚊蝇成群。很显然这是一个死人，“八世祖”被吓坏了，惨叫一声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了一眼。正是这一看，让他犯下了一个令他后悔一辈子的错误—— 一道金色的光芒从那个人的身下发出来！任何一个人，对这样的光芒都会非常敏感，“八世祖”停住了脚步，他忍着恐惧回到了死人身边。这个倒霉鬼腰间的布袋被他紧紧地抓在了手中，拴布袋的绳子已经散开了，一根根亮闪闪的金条从布袋里掉了出来，有些还在布袋里装着。

看来那个人也想把自己用性命换来的财物藏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惜阎王催命，这些金条还没来得及藏好他就一命呜呼了。金子的光芒刺痛了“八世祖”的眼睛，对金钱的占有欲让他忘记了赶马汉子“遇财不贪”的古训。想他一生在茶马古道拼死拼活地跑也挣不了一根金条，说不定这是“三多神”见他可怜，给了他这个发财的机会。于是，恶向胆边生，他忍着死尸的恶臭和对冤魂的恐惧，把这些金条全部收入了腰间的布袋里，然后急忙跳上马背迅速离去，任凭那些一路上被他视为珍宝的药材撒落一地。

“八世祖”就这样传奇般地暴富了，按照纳西族的习俗，富了就要建房子。金条在铜盒子里藏着，“八世祖”心里总觉得不安，想想这么大一个家庭，连一所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当时，土匪、强盗常到村子里打劫，金条藏在家里，什么时候来了土匪，不用说钱财，就连一家人的性命也难保。如果建了房子，抢也抢不走，建个威风的庭院，还能让窝囊了一辈子的父母风光一下。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好好找一块地基，建一座庭院。

当时，“依古堆”有一位被人们视为“神”的老东巴，不但会画符驱鬼，还能占卜吉凶，凡大户人家建房子都会请他选地基。说也奇怪，他看过的地基必能兴旺发达，所以身价也很高。“八世祖”下了狠心要选一个福荫子孙的地基，当然不惜下血本，终于将他请来好酒好肉招待了几天，黄道吉日最终等到了。

那天，老祖宗的院子里围满了人，院子四方燃着老东巴从“神树”上采下来的青叶子，浓浓的烟雾笼罩着整个院子。被人们和烟雾神化了的老东巴身着古老的“东巴服”，带领四个弟子跳了整整两个小时的“东巴神舞”。

正午，太阳挂在了头顶上，当老东巴竖在院子中间的法杖看不见一线影子的时候，震动人心的鼓声终于停了，老东巴肃立在摆着“八大碗”的供桌前，开始唱“东巴经”，四个弟子分立在两边，满院子的人无一人敢言语。最后一句唱完，身旁的大弟子将一把大砍刀拿给了老东巴，而“八世祖”则快速将一只大红公鸡递了过去，只见刀光一闪，一股血线从公鸡的脖子上飞溅开来，老东巴大吼一声：“找你的家去！”就把公鸡抛到了院子外，他的两个徒弟急忙跑了出去，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们跑了出去。最后，公鸡钻进了一个山坳里，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老东巴走了过来，对“八世祖”说是“三多神”让他居住在这个地方。“八世祖”对新地基不是很满意，这里离原来的村子有 500 米远，且不说远离人气，阴气也很重，一年四季树木参天，再加上各种怪

异的传说，连白天都很少有人敢到这里来。但是，他还是不敢违背神的旨意，最终将地基下在了这里，还将所有的家当都投了进去。

任何一项宏伟的工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八世祖”终于完成了这个名震“依古堆”的浩大工程时，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他已经 49 岁。对于纳西族的男人来说，49 岁是一道坎，一道掌握着生死的坎，所以必须要大请客来破财求平安。房子建好之时，“八世祖”的寿辰也到了，于是过寿与搬迁两喜同庆。那一天家中高朋满座，整座院子披红挂彩，“八世祖”端坐在院子中央，回想自己拮据的半辈子，仰望着宛如宫殿的高楼，一时感慨万千，于是高举着酒杯，刚说了一句话，高大的身子却向后仰去，待众乡邻从惊愕中醒来，“八世祖”已经喜极而亡。“八世祖”破尽了所有的财，还是过不了那道坎，也印证了老东巴的预言。

之前当房子建得就要完工的时候，平时重金都请不来的老东巴却不请自到，好奇的工匠及乡邻们全部挤在了院子里。老东巴却神色慌张地拉着“八世祖”进了房间。他对“八世祖”说：“连续几日我都梦到一个人，穿着赶马人的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有人侵占了他的地盘，要我将他赶走，不然会有报应。我回想了所有看过的地基，其他的地基都没有任何的异兆。只记得给你家寻找地脉的那只公鸡，找到地基后就死了。别家的‘寻脉凤凰’只要吃过了‘鬼土’，在地基上行完‘三点头’之礼，就会一直活到上大梁之日。但你家的那只趴在地基上就再也没有起来，当时只顾得上看地势，没在意，看来这地基有点邪呀，要不我重新给你看个地基？”

“八世祖”呆住了，老东巴说得没错，因为寻找地脉的大公鸡死了，在上大梁前的那天，他只好重新找了一只公鸡暂时关在房间里。晚上，那只公鸡非常怪异地惨叫了一晚上，工匠们个个毛骨悚然。上大梁的时候，本该由大师傅唱完“平安曲”，再将“寻脉凤凰”从高楼上抛下，但是“八世祖”捉来的大公鸡却一